

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誦錄存卷之二十八

康熙六年丁未八十四歲

七月

後學 婺源潘 江校訂  
武陟王 駱

二十一日

在孫世孫金桂  
世孫 精容監刊

答李延同書 稿入集

二十三日

答趙寬夫書 保汝渡河以志帥氣不苦蕭索便見

學力望兒亦有借行之意然勢實不能也足下病

後數札真切爲性命之計自非將就冒認者比此

心常見在見在者見在於理也此最是大槩柄僕

嘗謂學者要識得一定之理又要識得不定之理  
一定之理便有執滯究竟不能免非禮之禮非義  
之義不定之理最善解脫所謂焉飛魚躍與必有  
事焉而勿正恍然無疑者此非心思之可度也非  
訓詁之可解也會得此意則經書中任拈一句無  
不可升堂入室後則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受享無  
窮天地間何樂足以喻之僕衰矣切有望於同人

二十八日

讀易大旨上經完先下經而後上經也

八月

初九日

與王玉乘書 中書之選不獨為親丈喜得京秩局  
閒而事無棘手得一意學問此天地鬼神之意  
於篤厚君子也吳許一流斷不可讓之專美前世  
邇來宰相而下談學者不乏人此亦氣運然耳僕  
耄矣強勉讀易感暑抱病不敢廢業故屬望於同  
人者轉切聞欲過夏峯甚慰但路遠且赴選伊邇  
恐無此暇刻也

二十二日

上下繫辭完

讀雜卦或問比何以樂師何以憂也曰二卦皆一剛  
五柔比順在內故樂師險在內故憂此以綜言四  
二卦同體文王相綜爲一卦後言綜者倣此除錯  
八卦餘皆綜也因問錯曰來矣鮮云文王序卦六  
十四卦止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八卦相錯  
蓋伏羲圓圖乾坤坎離四正之卦本相錯四隅之  
卦兌錯艮震錯巽故大過頤小過中孚所以相錯  
也錯者交錯對待之名陽左而陰右陰左而陽右  
也綜者高低結綜之名陽上而陰下陰上而陽  
下也

寄張仲誠書 臺驂歸里知有里中之樂此非有學  
力者不解也諺云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郎君  
能繼父志足而又足台臺以循令賦歸輕而又輕  
讀易課兒此樂何極第近並心讀易稍知此中之  
趣味暑月抱病竟與之相忘纂有讀易大旨刻下  
將告成矣恨相隔之遠無由就正昨保汝渡河以  
六書寄荆峴訖承委作序已梓成留夏峯當寄內  
黃諸士曩得孟縣高士喬遜集頃晤知篤學力行  
可爲吾道負荷者其弟係貴同年想定知其人也  
玉階近有字云欲展假作蘇門之遊其尊甫自西

族尚未得回耳宗傳幸已告完程念老必欲贊其成皆大君子有以感之也

二十六日

問諸儒謂易之蘊多在中庸或指至誠之配天地無疆耶曰會其意無之而非易也子思子以費隱言道而證之鳶飛魚躍鳶魚者象也飛躍象之錯綜也其天其淵其升其沈變變化化活活潑潑孰爲對待孰爲流行意者有機絨而不能曰已耶此天地自然之易也故善言易者莫如子思子

郭青螺序來易云伏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

而作圓圖圓圖者一左一右之形也雖未名錯而錯義已備文王繼伏羲分上經爲十八分下經爲十八而作序卦序卦者一上一下之說也雖未名綜而綜義已備孔子悟伏羲圓圖爲錯文王序卦爲綜故曰錯綜其數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嗚呼盡矣顧象極於錯而未知所以錯象極於綜而未知所以綜卽孔子未明言也王弼掃象范甯比之彙紉伊川專治文義不論象數自云止說得七分朱子直云象失其傳理會不得矣鮮起自梁山研心圖象積三十年而易註始成其言曰錯者陰陽

相錯陽錯其陰陰錯其陽如伏羲圓圖乾錯坤坎錯離八卦相錯是也綜卽今織布帛之綜一上一下如屯蒙之類本是一卦在下爲屯在上爲蒙載之文王序卦是也定天下之象如乾坤相錯則乾馬坤牛之象名震艮相綜則震雷艮山之象名是也雖然此猶得之圖圖序卦中也其論八卦相錯爲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有四正錯有四隅錯論綜有四正綜有四隅綜有以正綜隅有以隅綜正論象有卦情之象有卦畫之象有大象之象有中爻之象有錯卦之象有綜卦之象有爻變之

象有占中之象論變如乾初變卽爲姤兌初變卽爲困離初變卽爲旅震初變卽爲豫之類一一從錯綜來不假安排天然照合其自謂孔子沒而易已亡若至今日始明豈虛語哉

二十八日

黃貞父曰自漢而下言易者無慮數十百家談理者宗程朱王輔嗣者流且將掃畫而去之也談象者九家談數者堯夫而楊子云且搜元而測之也京焦氏之占漏於卜筮遺道義談禍福愈失之矣總之所謂舉其一者也善讀易者莫妙於以經解經

言  
三  
而不以意識學問解經以經解經之法莫妙於錯  
禘其數一語以經解經又莫若以身解經吾自觀  
吾身靜而作何象動而流何形龍象乎馬牛乎羆  
文蹻跖乎致虛而履實擬言而議動錯綜成乎神  
爻象成乎身此楊慈湖已易之旨也

二十九日

告諸子 富貴名譽壽考人生之所深欲而不可必  
得者達人於此正不必求得則偶得之而庸夫俗  
子所快然以鳴得意正達人君子之所甚畏而切  
然靡甯者且請觀之天時功成者退靡隆不替物

茂華榮富幾何時而蕭瑟枯寂旋復繼之矣故乾  
坤以未濟終焉知此道者神明內藏精魄莫能  
精交而形全誠立明通明至誠從誠明合而天全  
又安所窮哉區區富貴榮名奚足云

九月

初一日

爲延津諸生李瑤舍誌畧

稿入集

初二日

語二三子曰讀武侯全書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  
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

兆矣孔明聞倏發溫意未之信及溫被放孔明未  
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  
善惡太分惠恕溫字也按溫以中郎將使蜀孔明  
亟稱之曰江東菰蘆中生此奇才乎唐荆川曰即  
孔明此言可以見其於清濁之間必不留已甚之  
察故賢愚皆樂爲之用豪傑成事聖賢立德大都  
渾厚意多太清無徒復傷元氣我輩須進此一步  
薛濬孟曰權之忌溫忌其心在漢室耳孔明故若  
不解者而爲此二語以解權之疑權遂不覺人孔

明毅中矣

或問諸葛公食少事煩司馬懿聞而喜曰孔明其能  
久乎未幾祁山之師未捷而營中之星已隕論者  
遂以爲孔明致死有由仲達料亮如神矣此語然  
否曰此不達於理者之言按成敗而論勝負前人  
辨之詳矣不知諸葛與司馬一賢一姦天淵相去  
豈敢並較其所云食少事煩者偶億中也天之未  
欲平治天下也諸葛將柰之何周公之論壽也必  
稱無逸食之少事之煩亦戶樞流水之意非所謂  
無逸乎宜其養壽命之元迺靈長之慶而顧謂其  
不久也蓋自揣非敵甘受巾幗之辱畏懼之極無

可柰何故每作譎語以安衆心若謂懿知孔明之必死彼百姓告喪追思遄邁及觀姜維之反旗廻捐遂不敢逼卒成死諸葛走生仲達之譎嗚呼彼能卜孔明之死於尙生顧疑孔明之生於既死耶天不祚漢俾姦雄得志數也運也聖賢當此但盡其所可自盡者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孔明夙志如此所以天下後世仰之爲帝臣王佐懿何人斯乃敢與之挈長較短哉

初四日

三國時若徐庶黃權者眞薦於交情者也二人業已

去漢魏世變紛紜能無技藝乃不但終身不忍謀  
漢并不爲魏建一功畫一策又何奇也故知推誠  
和與令人心死

初六日

問人生何事爲第一曰教子是第一事子成人榮及  
先世慶流後裔事更有大焉者乎嘗讀後漢書蜀  
一時君臣將相咸以善道教子昭烈曰勿以慈小  
而爲之勿以善小而爲武侯曰學須靜也才須  
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向朗曰師克  
在和不在衆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

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考蜀之亡也闕氏  
後彝一門滅於龐賊之手外更得八人焉北地王  
諶武侯子瞻孫尚張飛孫遼趙雲子廣傅彤子懿  
李恢姪球皆所謂不愧其先者也若黃權之降魏  
已入矣權于崇可以無死而主於必死殆更烈於  
諸人也亦一時君臣有以感之也是皆得之家教

初七日

羣疑滿腹衆難塞胸武侯此語甯直爲劉繇王朗道  
古今曲學粘滯之病大都坐此淡泊明志甯靜致  
遠甯直誠其子千古聖學之源也其告下也曰吾

心如稱不能爲人作輕重其語錫也曰忍屈伸去  
細碎廣容問除嫌吝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只  
此數語全是聖賢學問張良以下俱不能及乃知  
孔明事業俊偉繇性地澄徹也

答金仲遠書

稿入集

初八日

諸葛公兄弟三人各以身分事三國而不相猜又皆  
三公也皆自致功名封徹侯而公休獨不終世說  
乃以是譬之謂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爲斯言者  
必賈充之徒自以鬻國弑君取富貴爲得計論人

成敗而不識逆順是非之便者也考其行事恐公  
休亦不分爲狗也壽春討昭忠肝義舉可對星曰  
及敗死而麾下數百人無一降敵者且曰爲諸葛  
公死不恨此豈常人所能及哉亮爲龍以識正統  
也瑾爲虎孫劉合力併操也誤爲狗論魏非論誤  
也王世貞曰不但公休而已也公休誕字即子瑜  
之子元遜元遜恪字其材亦孔明流亞也識度故  
不及耳元遜事事效孔明而後竟天淵者孔明密  
元遜疎孔明靜元遜躁孔明遂而順元遜逆而倨  
孔明嚴而仁元遜嚴而刻耳嗟呼孔明之忠漢也

與子瑜之忠吳也思遠之繼孔明而死忠也思遠  
瞻字尚之死孝也壽知之亦能言之公休之忠魏  
也壽不知之矣後世尚能知之而元遜之忠吳也  
後世亦不知嗚呼壽不惟不知也而列公休於鍾  
會列元遜於孫峻孫琳能不冤哉

初九日

宋曹彬建隆二年爲都監伐蜀謁武侯祠視宇第雄  
觀頗有不平謂左右曰孔明雖忠於漢然疲竭蜀  
之軍民不能復中原之萬一何得爲武當因其類  
敗者拆去之止留其中以祀香火左右皆諫不可

俄報中殿推塌石碑彬驚視之出土尺許石有刻  
字宛若新書乃孔明親題也題曰測吾心腹事惟  
有宋曹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敢窺測  
哉遂令蜀守新其祠宇爲文祭之而去說者謂彬  
所遇之時不同固應有此語使當漢季不過與于  
龍並驅爭先敢望忠武愚謂孔明此言乃感彬直  
諒之意非有憾辭也俊傑曠世靈爽相接彬惜武  
侯之志未竟而身後之俎豆儼然此正其不伐功  
之意而武侯之拜善正見其生平集思廣益所以  
爲王佐也

十一日

武侯殒身以迄今日評者不知幾千百家錄其有富於愚意者數則以寄子憑弟之思 文中子曰僕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 或問程子曰亮果王佐才何爲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覺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已則不可若以天下之

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殺君孔子  
請討孔子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 許魯齊

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只有復  
漢討賊爲當然至於成敗利鈍歸之於天只得如  
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張異度璋曰人之知武侯不如武侯之自知其  
所明告漢帝者只曰謹慎而已觀其出師請命小  
挫請貶用人如恐不盡聞過如恐不及至儉約終  
身不使死有贏財以負知過畧擯于古而不以先  
人勲蓋一時而不以自伐真到底謹慎人也夫曹

馬之才不甚後武侯其失處只一不謹武侯之才  
不大過曹馬其得處只一謹慎相天下者可知所  
以自處矣 薛諧孟宋曰孔明久爲修士所歸英  
人所憚何容復贊卽其所自處淡泊甯靜固已謙  
明欲生集思廣益不啻笑言啞啞矣案所獨賞尤  
在考徵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四語  
夫自尊而卑人此後繇所以敗而孔明置身四達  
與衆其評不亦善乎 裴晉公曰度嘗讀舊史言  
求往哲或乘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  
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

公其人也當漢祚襄陵人心競逐公是時也躬耕  
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臥龍故元直心與  
元德神交泊乎三顧而許以馳驅一言而定其機  
勢於是翼扶劉氏繼承舊服結吳抗魏拂蜀稱漢  
政刑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財用足而不曰浚  
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云也  
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懾諸夏也不敢角其勝  
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死徙而無怨德  
及於人也雖奕葉而見思此所以謂精義入神自  
誠而明者矣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先生王

之志不難矣 方正學曰事固有晦塞於一時而較著於後世者蓋愛惡取合出乎恒情者或汨於流俗之見或眩於強弱之勢或以事功成敗爲賢否是以往往不能合乎大公及夫時世遠而愛惡銷大賢君子作而正論起鄙夫儉人卑陋鬼瑣之說譬如白日出而魍魎亡嚴霜降而蟲虺蟄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是非正僞燦然昭布於萬世是豈人爲也哉斯理之在人心窮宇宙而不可磨滅者天之道也天道必久而後定固有必然者矣當東漢之季曹操以蜚蠊之智陰賊國命而竊其

權然授其子俾行僭奪其爲事至穢其爲跡至暴  
當是之時昭烈孔明以雄才大義引既絕之緒而  
續之有汎掃海宇攘除姦凶之心使漢祚未訖昭  
烈優於光武而孔明之英傑豈止致主於二漢之  
隆而已哉固將紹三代遺統魏平軌出百王之表  
而未知所止也彼陳壽不足以識之顧扶彼而抑  
此義夫志士爲之憤鬱者數百歲及子朱子出而  
筆削綱目之書然後有以合乎天道而當乎人心  
正統尊而僭亂誦有功於人極甚大 黃同軌曰  
隆中龍臥是無東漢營中星殞是無蜀漢天能壽

丞相公能壽漢本伊呂之流胡管樂之願據諸家  
之評此所以志士尚友願希孔明而未必爲子房  
此可爲知者道耳

十四日

得太康中丞張維世進士馮貞吉死事一則入取節錄文忠

門

十五日

復次亦夔書 令叔祖泰照作古老成人凋謝不獨  
一方失此典型也聞彌留時念夏峯不置深我悵  
惻思欲爲立一傳便中幸以實錄見示張中丞烈

節令人起敬奈何以失鄉曲之權而廢其大義哉  
并馮公已錄存之入甲申大難集也廻環手字具  
見邇來體認真切懲窒久之羣疑衆難自不能經  
擾至於受人指摘惟恐言之不盡更是人所難仲  
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勉勉勿忘不愁不升堂入  
室也

十六日

揚晉菴論性大旨漢唐以來性學晦塞宋與羣哲挺  
生太極西銘等篇剖抉性命之精妙契天人之撰  
斯道乃昭如日月而天下學者知有向內工夫不

墜辭章之陋者則諸儒羽翼之功大也顧其時天  
荒初破舊見難除玩其著論如理氣分合之論氣  
質義理之談惟真與精猶假妙合太極陰陽平分  
道益尚似恍惚意度之見未底至當歸一之地也  
乃著性學二十篇謂盈宇宙間只是一塊渾淪元  
氣生天生地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爲之而此氣  
靈妙自有條理便謂之理氣質者義理之體段義  
理者氣質之性情舉一而二者自備不必兼舉也  
今謂義理之性出於氣質則可謂氣質之性出於  
義理則不可謂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合併而來

則不通之論也。猶夫醋然謂酸出於醋則可謂醋出於酸則不可謂醋與酸合并而來則不通之論也。且氣質何以性名也。謂其能爲義理也。氣質而不能爲義理則亦塊然之物耳。惡得以性稱之。四字出於宋儒亦但謂補性之所未備而氣質外無性恐亦不得而知也。夫子說性相近也只混同說箇性字蓋義理則一下不得相近字惟氣質則可以言相近也。然則夫子豈專以氣質論性者哉。蓋性凝於氣質而氣質之靈妙即爲義理。故言一性字而氣質義理自渾然具在。註謂兼氣質則分而

二之矣一字輕下而旨趣便自不同微哉微哉善乎范生志伊曰識得氣質之性不必言義理可也蓋氣質即義理故不必更言義理也又云識得氣質之性不言氣質可也蓋氣質即義理故不可專目爲氣質也此二段語下段更爲精絕學者悟得此則不惑於氣質義理之兩說矣

十七日

氣質之性宋儒論之詳矣再經晉菴一翻點定羣疑衆難從此了了至謂陽明無善無惡原指心言未嘗謂性無善惡真足以啟後人之覆闕衆多之口

子最喜先得我心之同然無奈攻陽明者到底不  
解一塵之隔若干層鐵壁百雉重關而解粘脫縛  
直徹當下恐孔孟而後指不敢多屈也吾菴稱解  
人哉子宗傳一編梓甫竣而以道梁生以此賦至  
子曰又伏一生生之機矣

十九日

寄崔玉階 頃聞鄉人傳太翁賦歸有日親翁請假  
展期此時優游子舍三樂萃於一身天假有道以  
人倫之盛親翁於此自有以答眷祐矣近讀熊敬  
菴太史應詔陳言一疏甚服學識純正當與許齋

齋五事疏並傳斯文興起吾道不孤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更爲親翁稱快也

二十一日

復韓子新 每與瑞田對話輒念子新不置亦知近況懷抱不佳然正於此驗學力耳葉君自是依男于因旣爲焚琴詩引其傳留侯大手人爲之可也令愛得遂殉夫之志於未亡人之事畢矣父母之心亦可自慰遵命附數語於張生傳後

題焚琴詩 琴何以焚而焚琴又何以詩也徽人葉魯白者知讀書偏嗜琴見有善操者卽悅而學之

不盡其數不止甲申後客淮上遇前太常楊懷玉  
懷玉曾爲前朝審定郊廟諸樂章更善彈琴魯白  
契之盡棄所學而學焉性復嗜飲罄橐中金市名  
酒招所善任俠土豪飲無虛日常曰荆卿高漸離  
是吾徒也與韓生子新友善丙午秋過子新禹州  
寓邸偶感疾竟不起子新念朋友死無所歸之義  
歿而葬之潁水之陽魯曰囊獨一琴子新爲詞入  
章哭之而焚其琴於墓辭曰昔子期沒伯牙終身  
不復鼓琴稽康死廣陵散世遂絕響山陽之悲人  
琴之慟烏能已於懷嗟呼此韓子之所以焚琴而

同人之所以和焚琴詩而成帙也子嘗慨友道廢  
夷卽素以氣誼自雄者鮮不以生死易念吾黨如  
韓子者亦可以風矣聞禹州刺史史君賢而能禮  
士築墓樹石殊惓惓於葉子之死然則葉子既死  
而猶能令賢使君愛慕不衰者又豈一琴子之足傳  
耶

二十六日

語諸子若孫 元公云道義由師友有之我念自少  
至壯所受師友之益者汝輩固未盡知其人也蒙  
師肖林槐公因係岳翁秋亭公之兄故愛之極至

繼從公宇張公待之亦不同流伍丁酉進學後因  
家落遵父命從學伯兄崇我公庚子登賢書時而  
大庠師荆巖楊公諱道賓開雍顧公諱天俊房師  
然敦韋公諱石麟各以砥行礪節相勉每見諄切  
意在言外惜少年志未定不能領畧孤負諸老嗣  
後從季父成軒公學得定與鹿伯順時相切磋所  
謂以一人而兼直諒多聞之益者也伯順之父成  
宇公翁恒岳子仁卿皆相信如伯順范一泉先生  
以清節鼓勵後輩于懷泮孫箕生皆敦世好楊爾  
爪馬玉壺許雲衢三人者俱以友朋爲婚媾者也

清苑賈太公啣恬篤厚君子孔濶亦以朋友爲婚  
姻外有許紫垣潘子美高陽孫文正子楚惟魯章  
雄縣劉善同蘄寰慶固安楊明宇子允諧任縣任  
東海同門友爲雄縣論得士心宛平韓參夫布衣  
與尙景逸談學晉州王時行容城崔西星胡欵華  
二人亦姻友牛仰泉布衣而俠者也以上諸人相  
與各有本末然皆有以匡我之不逮其餘麗澤之  
益不能盡述錄其久而敬者爾輩庶可因其人而  
考其行事焉歸安茅止生以患難而締婚姻故錄  
之從前及門士作古者亦有幾人爲爾輩所當知

者固安賈正卿以孝行著聞新安仇異渥清修自立楊乾行解官後有志向學容城孫備九孝友王我彊有氣魄李因之知自好蔚應昌相從守城守山清苑王念尼官至侍郎每有字來楷書細字倍爲循謹但溺於禪安肅于杜若亦清謹卒於官乾行杜若皆卜居蘇門而不及來可惜也新城張于度有俠士風清苑賈用汝亦謹持士雖係門婿一就于家受學一延于京師從學皆遵父命也寓成安李信甫孝友能文不幸短折予以孫聘其女雄縣馬習仲擒逆闖僞官後避地九仙山未有的訃

猶冀其傳之未真也乃今已矣不禁漉斷太康耿  
泰照端人也一方表率聞其彌留時念夏峯不置  
口益不能不愴我老懷也

一十八日

靈甫索書 世稱八洞神仙有文有武有老少有貴  
賤有殘疾有婦人蓋無人不可以成仙猶學者無  
人不可以証聖也少墟集中載有周小泉者年二  
十爲臨洮衛軍戎蘭州守墩聞段容思集諸儒講  
理學時往聽之有聞卽服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既  
而與坐講既而以爲畏友有疑與訂論焉後遂卓

然爲有道之儒也渭南薛思菴執弟子禮師事焉  
其全傳可考也憲甫學書未成而學劍子窺其微  
有向學之意故每與同人談憲甫兄若弟傾耳聽  
之同人行將以爲畏友矣因索字而書之

二十九日

鹿忠節兩曾孫從保汝受業 洞觀客死臨洛關子  
爲迎其孤寡來蘇門與靜觀約俟三年政成以孤  
寡付之今靜觀六客死於官署孤寡無可付之人  
矣曾孫二長海次源海近二十源亦十餘歲數年  
來屢遭閔凶父書高閣忽過子自傷暴棄廢陞祖

德商所從事之人予曰此固老夫所日夕冀望於  
爾者卽具贊令博兒引就保汝而北面焉因謂保  
汝曰我輩今日之講席總是忠節之堂構可令其  
遺孤零落而不思爲之佑啓哉此予之責也毫矣  
而轉屬於子則子之循循善誘可知也

二十日

談長益過夏峯題云半結茅菴半種松夏峯未見有  
何峯一從君臥長林下壁立巖巖幾萬重趙寬夫  
奇字云遙企宮牆歲月同烏鳴花笑四時風年來  
多少無言教處處青山見夏峯子偶閱二子詩而

展其意 到處青山誰與同歲寒 慙對柏和松木  
夫各自開生面一恁他人說夏峯

十月

初一日

元儒楊元甫名恭懿號潛齋高陵人父天德力學恥  
爲章句儒至元七年與許魯齋同被召不至十年  
帝遣協律郎申敏來召以疾辭十一年太子下教  
中書俾如漢惠聘四皓故事再聘之丞相遣郎中  
張元智爲書致命不得已乃至京師帝遣國子監  
童勞其遠木帝親詢其里族氏師承子姓無不

周悉詔與學士徒單公履定科舉之法奏入帝善之會北征辭歸十六年詔安西王相敦遣赴闕與太史王恂等改歷明年歷成授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辭歸當歷成進奏日詣臣方列既帝命先生及魯齋起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終奏皆坐畢其說蓋異禮也二十年以太子賓客召二十二年以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議中書省事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卒年七十魯齋會葬歸語學者曰曠世墜與夫夫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肇修人極蕭維斗齋誌

其墓曰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於學真知實踐主  
乎敬義表裏一致稽前賢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  
正者維司徒暨公司徒謂魯齋也諡文康所著有  
潛齋遺稿若干卷子寅累官集賢學士有父風

初三日

紫陽楊先生名奐字煥然乾州奉天人元初隱居講  
道授徒抵鄜縣柳塘門生百餘人荆紫陽閣稱紫  
陽先生嘗避兵河朔河朔士大夫想聞風采應接  
不暇以耶律楚材薦授河南路徵稅課稅所長官  
兼廉訪使既至招致一時名士與之議政事一以

簡易爲事公私便之時論翕然在官十年請老於  
燕之行臺世祖在潛邸驛召先生參議京兆宣撫  
司事累上書請歸築堂曰歸來以爲佚老之所著  
授著述不倦卒年七十歲在乙卯諡文憲閩中號  
稱多士一時名未有出其右者初翰林學士姚燧  
早孤育於世父樞樞督教甚急先生馳書止之曰  
燧令器也長自有分何以急爲乃以子喪之慙爲  
名儒其學得於先生爲多元好問讓神道碑稱爲  
閩西夫子江漢趙復序其集稱其志其學粹然一  
出於正卽其文可以得其爲人所著有還山前後

集百餘卷

羅斗蕭先生名對號勤齋奉元人讀書終南山力學三十年不求仕進博極羣書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羅斗爲識字人及門受業者甚衆鄉里乎化世祖初分藩在秦徵侍藩邸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卽其家具宴爲賀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武宗初徵拜太子右諭德不得已扶病至京師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固辭歸七十八終於家諡貞敏劉致諡議畧云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不

召之臣蓋志意修則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蟬  
蛻塵埃之中躬遊萬物之表不事王公高尚其志  
者以之於吾元得二人焉曰容城劉因京兆蕭燾  
十君子之趨向不同期各得所志而已彼不求人  
知而人知之不希世用而世用之至上微帝聰鶴  
書天出猶堅卧不起不得已一至卒不撓其節不  
隳其才而去不既貞乎以勤自居其好古不怠不  
既敏乎先生真履實踐一以洙泗爲本濂洛考亭  
爲據稱爲一代醇儒門人涇陽第五居仁平定呂  
思誠南陽李木魯翀爲最著有三禮說小學

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世

初四日

予嘗謂論人太刻者於人無加損也徒傷已之忠厚耳容城劉靜修覃懷許平仲兩先生生平履歷無可間然爲元儒之冠而議靜修者謂渡江一賦幸宋之亡此四字甚傷先生之心也以哀憫之意而爲幸誤矣誤矣予已有辨載邑誌中矣至謂平仲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但書許某之墓議者謂臨終之際天理發見夫平仲豈俟臨終而始有天理之發見哉斯言亦過矣過矣傷

平仲之心也二老同時被召平仲過容城訪靜修  
靜修曰公不出則道不行予亦出則道不尊二老  
自祖父以來世金元人於宋無故士故王之誼而  
虞廷猶夏之嚴孔門尊周之律二老身行道明道  
之責者此豈不聞焉蓋渡江之賦許某之墓而滿  
腔悲慟可對天地可泣鬼神而議者淺之乎窺而  
先生矣元儒未經明儒表章遺失者甚多故於二  
老有深慨焉孟子曰尚論古人是以論其世也此  
之謂尚友

初五日

日譜

卷二十八

三

雲骨子過兼山堂談易其言曰元亨利貞雖云四德

要知元亨是象利於貞則占也方不失文王之意

初九潛龍勿用九數也潛龍象也勿用其占也上

九亢龍有悔上九數也亢龍象也有悔占也所謂

觀其象而玩其占者觀此玩此而已矣餘倣此又

如終日乾乾夕惕若占也而象在其中矣履霜堅

冰至象也而占在其中矣餘可類推也本義來易

皆如此說雲骨拈出便自了了臨別手書云易生

於數卦詞爻詞俱有象占象所以象數占所以處

數以理言象如冬日夏日處如飲湯飲水六十四

卦卽六十四箇數如六十四箇天下相似此象之  
意也每一卦大象必曰君子以云云此以理處這  
一箇數一箇天下相似此占之意也要知六十四  
箇君子只是一箇人此大用易之說細觀夫子最

重仁

初七日

同寬甫名恕號渠菴奉元人家世業僑同居二百口  
無間言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至元間闢陝以先  
生貢禮曹辭不行仁宗初卽其家拜國子司業陸  
儒林郎使三召不起陝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請

卽奉元置魯齋書院中書奏先生領教事制可之  
後先來學者殆千數延祐設科再至鄉試人服其  
公六年以奉議大夫太子左贊善召入見東宮賜  
酒慰問繼而獻書歷陳古誼盡開信酒養之道明  
年春英宗繼統以疾歸致和元年拜集賢侍讀學  
士以老疾辭先生之學由程朱上溯孔孟教人曲  
爲開導扁所居曰渠菴時蕭維斗道高當世士論  
並稱曰蕭同家居十有三年人望之若景星鄉里  
稱爲先生而不姓至順二年卒年七十八贈翰林  
直學士封京兆郡侯諡文貞所著有渠菴集二十

卷

十一日

示諸子 藍田呂氏四兄弟進伯名大忠其先汲郡人祖通博士塋藍田後遂爲藍田人進伯從程正公學正公稱曰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只是到底第大防大鈞大臨防字微仲進士及第元祐初作相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贈太師宣國公諡正愍鈞字和叔初學於橫渠又卒業於二程以聖門事業爲己任識者方之季路與兄若弟崇禮化俗橫渠歎秦俗之變和叔有力臨字與叔以藍

入官不復應舉或問其故曰某何敢撓祖宗之德  
范學士祖禹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爲講官  
未及用而卒與叔初從橫渠又卒業程門純公語  
之以識仁默識深契豁如也作克己銘以見意婦  
翁張天祺語人曰吾得顏回爲婿矣正公文公皆  
亟稱之予聞之先賢云五倫之中惟弟兄相與最  
長如藍田者事功節義彪炳一時且俱遂於理學  
尤然躬行心得此便是天地間第一等人家子極  
仰之慕之誰家無兄弟爵位勲業固有天制之而  
立志嚮學家庭之間自爲師友夫誰不可以自勉

立兒且來此件事是老夫所切望於爾等者勿忽  
含麗就館索手書 孔子與及門論仁處極多而有  
可持循最切於我輩日用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  
忠恭則身有律度敬則念有操攝忠則言無欺僞  
此内外交修之符人已兩得之道也爾出門三者  
齊集此處皆須學力莫謂此聖賢事非後生輩所  
及也吾鄉前有靜修先生後有忠節先生且爾之  
祖父亦砥節士爾其勉之

十一日

語三無老人曰鹿伯順嘗云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

無官是無家也抑鬱亡聊往往而是此固卑卑不足道有一種高節清曠之士以官署爲郵亭朝出視事一肩行李監之堂壁有不合輒掛冠去此急流勇退之夫我輩不可不時有此意勿令王元美笑仕宦不止名教罪人也此伯順初入官之言後歸田又曰吾向云官署一郵亭今而知身世一郵亭也當官一日不可令一日有未完之職分到去官時便不及完矣在世一日不可令一日有未盡之性分到謝世時便不及盡矣由今觀之伯順真達人哉真能爲歸全之計者吾未見其人焉即真

能爲歸田之計者亦寥寥其人焉信乎大或終身  
不解須解得此或方可冀一朝之有聞也

十四日

有憶 閒居何所憶我憶大河陽吾黨二三子  
欲成章盈盈一水隔遙遙夢相望每訂渡河期貧  
病難束裝程子疾有瘳予心終不忘學本在躬行  
未可口承當此道地未墜斯文天豈喪子與有猶  
願直登尼父堂性惟善自盡優優而洋洋秘者不  
能洩顯者豈容藏總之行無事不必劍非常飲食  
有至味崎嶇盡平康豫中多前修繼起夏輝煌崑

寐我思之伊人各一方

十五日

夜來臥醒明月照窻忽憶孟子夜氣不足以存則其  
違禽獸不遠矣不覺凜然懼又不覺躍然喜也夫  
何以懼也懼其以人而淪於禽獸也慙負天地汚  
辱父母甯無懼乎又何以喜也喜違禽獸復轉而  
爲人也性吾自盡命吾自立甯無喜乎夜氣一字  
真是起死回生一粒金丹也孟子真有功於聖門  
哉孟子自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子思之浩然之  
氣固夜氣之所積也存存不息平且如是旦晝如

是極之而造次顛沛無不如是集義而氣自充氣  
充而行自慊將見剛大之體復歸於徑寸之舍而  
道義之配自塞乎天地之間矣夜氣夜氣人禽之  
關亦死生之關也

立兒攜兩曾孫延齡椿齡至椿齡纔八歲各爲其長  
上行禮秩然如成人老夫喜而加餐口占二絕

衝寒千里過蘇門手挽牛車攜兩孫八孫稚兒能  
學禮淋漓元氣溲孤村 家在北城來夏峯城無  
城也峯無峯歲寒但有人高臥峻嶺堅垣疑幾重

十七日

孫公和火有光而不用其光真見道之言也三德之  
令人起敬爲賦二十八字 夏峯落落一孤村中  
有山人亦姓孫山半鸞音雖絕響火光勿用是宗  
門

十八日

題孝感卷爲高郎箕源志勉 高子薦馨自甲申從  
遊予在新安居比鄰勸予修新安志北城在胡渠  
皆從之又從予來蘇門訂予四書近指且各有所  
發明也三十年來凡與同人問答之語渠一一手  
錄成帙予甲辰歸里渠猶頻過北城省視乙巳予

復歸蘇門過其家固憂其將病也丁未冬立兒攜其所題孝感卷來備述病中瞻懷師友之誼篤念父子之情較無病時倍爲淋漓讀蓮陸所叙孝感始末薦馨乃所謂以父之慈而成子之孝也哉慈孝兩倫並重天地古人有時並言之有時鱗言之蓋天下無不慈之父而多境移情遷之子子與氏人少則慕父母章固諳切言之矣高郎於立身事親之義聞之已熟睹而翁孝感之手題吾知其必雖然喜喜得父母之我愛也又知其必惕然懼懼萬一於顏色飲食之際子夏猶未免其難於色也

曾元猶未免其養口體也孝之量固未易盡也力  
有可盡無不盡之力力無可盡無不盡之心是在  
箕源勉之箕源從望兒受句讀且薦馨愛子也故  
不忍作門面語雜香與梓應知我心

二十日

復蓮陸 邇來科理此事者吾鄉舊人全借吾火手  
字云云具見頭腦分明孟子云利善之間舜跖之  
分也利善之間中間無立脚之地不向上則落下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我輩  
既不肯作跖直須奮起爲舜的精神一直到舜的

地位方是歇脚亦是就人視舜若見爲無可加恐  
舜之自視仍是猶病之懷也文之望遠未見孔子  
何有於我同是一般心事後之儒者不能優入聖  
域只是少此一段虛公無我之意漢儒去古未遠  
薪盡火傳不爲無功而宋儒全非之宋儒於性理  
之學可謂明備而明儒又病其詞章太盛遷揚子  
菴謂陽明無善無惡論心非論性此最快人至謂  
宋儒亦不識氣質之性又失之矣伯夷聖之清三  
子曰隘正謂其少此猶病未見何有之意耳不能  
克已苛求前輩此箇病痛全是有意見人自負爲

知學者我輩今日宜從此處廓清着力弄小小箇  
係也每與同人語此亦多有快論恨不能一一錄

寄耳

二十一日

寄常一河 每有保陽人來無不口碑常使君也  
小兒至備道體中清沉云尙不能理事嘗聞之古  
人學問多於病中得力蓋病中之聲華世味一切  
俱淡則真性遂爾出頭所以謂多病道心生此亦  
是真實閱歷語也僕謂使君之道力堅定無之而  
非學也白無之而非道也所更有進者病後不宜

多思慮病後更不宜有正助暗懷明德以此效良  
劑諸所欲言遵陸自悉之

寄高司寇 頃立兒自故園來知親翁已錦旋里門  
矣僕他快私衷爲之輟然慰籍僕嘗讀林下何言  
見一人之詩念古人以此爲難今親翁飄然而歸  
此段因緣僕頗企羨滉城人文蔚起且庭蘭森秀  
所賴大君子鼓舞而興起之衰朽之軀無家可棲  
不能卽歸首邱一遂晨夕相依之願鄙懷歉仄聞  
令弟姐夫漕務在都未審南棹何期也

十一月

初一日

或問日有知而月無忘所知者何物而所忘者又何物也曰此在人各自謀認人各有新所得人各有舊所聞總之不離乾坤之易知簡能而已易知有親易從有功故故常存新新不已終古如是須臾如是可久之德可大之業舉積此矣此是子夏篤信聖人處我輩然自體會須臾真能有知方可言無忘不然無忘箇甚

初二日

復戴巖弟 憶前別時曾云一年一度過滄州原非

虛語也今又三年矣精神大非昔比此言似屬空  
言竊思之吾人一點性靈上下古今毫無隔碍孔  
孟周程未嘗不時時同堂也我輩相去僅千里各  
監明德音問頻邇正如比屋而居晨昏共語此神  
固無日不到定園也一年一度云乎故手教云人  
欲之來或對境而猶然忽動或境過而猶有沾滯  
畢竟一刀兩斷過而不留八字終未到手此便是  
真實用力處聖人無別法只是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顏曾而外便難語此諸大儒皆於當境不敢放  
過黑白磨勘我輩今日恰好在此處作功夫耳

得廓清天晴宇泰將旦暮遇之矣昨有人問聞道  
是如何光景曰此非可以語言揣度也如人飲水  
冷暖自知堯舜之猶病堯舜之聞道也文王之未  
見文王之聞道也孔子之何有孔子之聞道也若  
囂然自以爲聞道恐於道遠矣

初三日

復陳若愚趙來吉陳子石孫齋復劉介錫圖今歲筮  
力益衰耗夏峯去共城十里終歲不一入然猶不  
能忘情於滄許之間者爲定固橋梓暨吾同人耳  
接來札知同人相念特甚僕謂千里同堂恃此心

日月易逝所望共任斯道俾易簡之理實見於日用飲食間故常存新新不已僕雖衰廢亦不敢自外也

與孫北海少宰 某身老樵漁漂泊自廢分不敢通當之達人君子然於先生有不能嘿然者龜先生自投林以達力振正學元燈一線久爲修士所歸至濟上一事借先生曲突之力居多此尤某所偏受其福者自忖謝陋何以得此於先生長者哉嘗聞祁奚往見於范宣偉節陳說於竇霍拯溺救焚之心亦云苦矣而叔向未有感恩之辭孟博竟

無報德之語某不敢方古人而先生則遠過之矣  
此言久不敢瀾左右偶值定園主人遣使見過附  
布區區知定園爲先生石交也前讀畿輔人物志  
甚佩人倫銜鑑聞著作甚富不知肯惠教否小集  
友人有災木者候成另呈大教

初五日

寄王玉乘 仁甫來爲予言玉乘邈於學問一事勉  
勉不怠自以爲此番入官局冷身閒得一意此道  
病叟聞之喜加一餐也竊思宋元之際道在許子  
因取元史讀之許子興學諸儒蔚起指不勝屈也

令兒子輩錄之欲爲一帙不獨識宋元之際且以見清明之際也目前之爲吳許者當曰不讓前代玉乘懋哉懋哉此事莫視之大難而有畏心飢而食寒而衣不容姑待一日用飲食之道也第就今日入官設官必有事我敬其事焉而已矣作官必與人與上大夫與下大夫各自有體我忠焉而已矣此等皆學問實際處也外事與人而言學非孔門之所爲學也

初六日

既翁軒集諸同志地合四百里人足瀛洲之數業文

業武者相半余攜諸兒暨八歲曾孫咸在賦詩觀射頗娛老懷因謂三無道人口隨陸無武釋灌無文未免偏勝今日之會文事武備相資爲用又想陳荀之聚千古美談文若已有慙德幼文尙忍言哉天人之際以德相感恐當日太史之占亦浪語耳口占二絕 隨陸由來唾少武可知絳灌亦無文既翁此際洽鷄黍彩筆驪弓照暮雲 陳荀何事驚天象千古馨傳誼尙新更想幼文何忍道德星恐亦誤隨人

懷賀宣三 與君言別久猶幸雁書頻相與嘶疑義

攜手問渡津江村認理編註註獨窺神柏鄉親接  
席知孰聞最真宇宙原非冠形隔情自親前肯  
飛躍數譽等浮塵函樓與兼山相望猶此鄰斯文  
天未喪此道豈容湮勉言接明德珍重百年身  
高齋潭水徒猶夢到函樓開帙看孫讀呼觴共客  
酬薦蘋思北海懸榻憶南州欲待春花發溪邊問  
鷓鴣

初十日

示諸兒 事親若曾子于與稱養志茅容鷄奉母林  
宗獨賞意此事馨千古定案莫敢易老夫不解飲

酒或偶爲備林宗高士流一食忍獨嗜今人效古  
人不必跡相類稱孝不必同真孝同一致游夏各  
言孝敬與色無資菽水足稱權聖人有明示二親  
見肯早稱權無一遂粗糲矢終身過享便慚愧我  
祖人稱佛總之一無偽十年冰葉生百世兒孫地  
祖是點燈人燈明油常嗣入歲孺慕兒源淵有所  
自念汝六兄弟人各有所事柴桑五男兒紙筆第  
二義所好別有在不爲劉氏累陶郎俱絕俗若翁  
得高壽此意人鮮窺謾謂非全器四世合一堂雍  
睦無語頌勉勉啟後人前修庶不墜

十一日

寄銘甫三弟 字到知前月初九養甫弟無疾而逝  
慟哉慟哉予年八十四養甫亦近八十矣在家相  
與既久且從予蘇門又復幾年忽爾云亡勿能不  
愴我懷也從雅我知你大哥相念亦從之歸去一  
看渠云須攜家同去目前力不能也不意遂至於  
此已矣已矣夫何言此字弟看過令從雅焚之你  
大哥墓頭亦將我千里一慟

十五日

聞崔成一自白水解組歸適令子玉階太史請假來

省長垣一詩寄懷 歸訊頻聞欲解官巾車山路  
獨衝寒門迎金馬承恩渥烏脫花封賦別難每憶  
舊遊尋野侶旋營小築護庭闌淵明豈爲思松菊  
五柳從來三徑寬

寄懷崔玉階學士 軒車曉日發長安詔許甯親罷  
數寬客路共傳金馬貴他鄉偏重綵衣歡圖書河  
洛人相待雲樹山川歲欲闌我策一茅隣卻許遲  
君春色共盤桓

二十日

天章問白某之大病根有一好性急好負氣如何

不性急不負氣幸明以教我以效書紳子曰我曩  
怕世人之不性急不負氣見善當喜聞惡當怒  
有一種不性急之人不惟善不喜惡不怒且有喜  
人之所怒怒人之所喜者此性之急與不急之驗  
也見賢思齊見不賢當自省有一種不負氣之人  
不惟不思齊不自省且思人之勝我而妬人之不  
如我此氣之負與不負之驗也子能急其所當急  
如飢而食寒而衣則善矣負其所當負如升諸天  
如墜諸淵則善矣

二十三日

或問孔子時習是如何曰無念非戒慎恐懼之念無時非見賓承祭之時無事非不願勿施之事無人非同胞共室之人此孔子之時習也回之三月不違會之日有三省亦是如此彼日月至焉者則有間矣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若小人者流所習於不肖伐性之斧斤未已收心之牛羊又來天理漸滅良心桎梏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習而上者達天德習而下者匪人類習之所係大矣哉

二十四日

示立兒 爾年近六十爾心猶赤子人謂口無偽我

謂胸無洋謀利與謀名二者俱所恥自誓磊磊然  
不入鄉愿壘異母兄弟間差堪古人比師友在庭  
闈三樂俱備矣孝友堂家風北海亭宗旨今夕爾  
設辰厥弟治尊簋重稚各欣榮老夫色爲喜生日  
不爲樂此言自足軌對父而攢眉毫釐便千里藍  
田呂氏昆名教斯爲美柴桑五男兒晦跡輕筆紙  
隱顯雖殊途前後有同揆爾弟若爾訓爲爾厥素  
履率先不以躬文言徒盈耳讀得有字書足識無

字理

二十七日

自省二絕 天地元來一泰和無端風浪自生波禹  
之行水只無事何用沾沾以自多 人能弘道子  
嘗云道在眼前誰得闡迷者不知燈是火坐令人  
道遠相分

十二月

初一日

復顧甯人 自修來別後於上谷郵寄臺札至嗣從  
公勇字中得聞在都音耗知足跡所歷與學問所  
得於此著書羽翼經傳真非淺學俗士所可窺其  
潛籬僕雖衰老竊爲吾道之有人足賴也頃接手

教殷殷提攜之誼不遺老夫異地同心深感大德  
僕幼而有志老無所成中夜思維汗流如雨然念  
精神馳逐意識橫據此心毫不能自主尙敢言精  
絕學爲世用哉學無所得已可概見今歲掃除閑  
見并心學易妄欲稍窺四聖之道以了餘年每有  
隙明即手錄義念道翁博學有年斷義獨精  
其返約之密義望惠以示我札中以章句文辭名  
教器數若歎然以爲非道者僕謂即章句文辭名  
教器數以爲道則不可合章句文辭名教器數以  
求道則又不可也程子曰聖學本天周子曰聖希

天孔子以時習而法行健原與天合體乾坤易簡  
之理時物行生之道無一不備孟氏願學孔子只  
認出面目孔孟教人家法原在下學躬行上取齊  
豈空談心性專事高遠乎札中所云舍博文好古  
而但言尊德性者空虛之學舍出處去就辭受取  
與而言志於道者無本之人此足覘合體用一知  
行達內外之旨僕拜教多矣音統何日可成耄餘  
得讀此書再有進益未可知也草復不既聞駕駐  
小灘暑中史赤老近有音問否便中幸示之爲祝

初五日

寬夫升階至西華程起鳳字來儀因病贊以席杖茶  
墨託寬夫轉致再拜而送之以志歸依

初六日

與薛大武 驚聞太翁先生凶耗老成凋謝世道奚  
依悲悼之懷更傷遲暮不佞以衰老不任出驢此  
心疎仄無以禮道偶率成誄言聊志知己之痛哀  
用將鵝絮不能躬送墓門實負知遇諸世翁仁  
孝性成當此大事自有以副遠邇之望不佞感念  
世誼竊爲太翁先生志慰也

初七日

答湯孔伯問學書 僕生平求友老而轉切天壤雖  
大而有志者寥寥中夜思維可爲浩嘆去歲得接  
有道不獨心志孚合而且以身承當衰老深快同  
心別後神情夢想宛如對語一堂益信同此履踐  
同此照臨真如此屋而居耳讀易大旨近日告完  
尙欲策燃燭之光冀一朝之有聞仍欲再爲進詣  
方可出質同人此時正不必災木也手札疊疊數  
千言所見已窺堂奧其言自無游移皮膚之病讀  
之見全體靈通老懷鼓舞能信及此縱有千萬頭  
緒寧能種種皆不殊本來所有此意惟須涵養耳

近日同人遠近皆有可觀要求信此心正不宜與人多一番辯論總姚江之學可考先王可俟後聖因龍谿之言遂開紛紛之論龍谿實不能辭其咎此論確當僕明年八十有五肢體日憊所不減者方寸一點靈明耳渡河之約即有此心恐成築亦不必預爲憧憧也

十五日

崔學士玉階名蔚林以父承一公命過兼山堂再拜而執贄焉

十六日

復崔承一書 望兄旋具悉德門近況相距匪遙益  
深瞻慕當此之時親翁可謂以厚德而享奇福矣  
僕耄而病自江村沒後知已寥寥孤方肩承此不  
絕之一線三十餘年顛蹶因憊者屢矣幸似君天  
挺英質力掃塵氛真窺堂奧起予助我實深倚藉  
真是喜而不寐程大中不得專美前代僕雖衰得  
此良友敢不益策燭光乎

十七日

復張上若書 弟一生咕嗶於經傳未有所窺閱一  
展卷知多扞格即春秋一書開卷讀胡氏傳便多

與心不安處後見賀景瞻歸義一書稍有相合胡氏主行夏時一段札中所言先得我心把柄在手其餘自可類推也至易道甚大衰老血氣銷耗不能研入間取先正書讀之雖探諸說兩以鄙見尚不敢示人第妄欲以日用常行之事求見四聖作易之心至互錯綜雖有易之一體要非所急術數借之牽引傳會尤非正道札中既言已見大源甚服中正之論俟再

二十日

郭公望投書其猶子遇熙與博兒結姻也報字有二

十年友道相闕何必嚴君問字千百年慈如伊始  
更慙小阮執經信以成之言可復也之句

丁未除夕語諸同人及于若孫圖舊歲當除新年伊  
始吾願爾等爲吾黨之小子莫若一鄉之愿人愿  
人夫子謂之爲德敷無人不惡之矣然無人不落  
其巢穴中姚江聖賢豪傑猶自謂南都以前尙帶  
鄉愿氣習此是姚江勿自欺處方不落義襲而取  
狂簡之斐然不羈其神情韻味正非柔靡者所能  
強襲也僞中行具狂狷此中正千里耳吾思其  
江村吾友而後難再見矣

題韻兒彙抄序 陶靖節之言曰家有五男兒俱不  
好紙筆豈有靖節之五男俱不好紙筆者哉既賦  
歸來而五男俱不來仕此靖節之所以爲晉節士  
也余男六紙筆俱無所長然爲耕爲讀亦各有所  
事事也甲申後故國供從龍人采地長男守先  
人祠墓餘皆來蘇門浮家累衆韻兒始一意躬耕  
有暇取宋元史鑑讀之錄其有當於中者若干人  
余曰予何獨錄宋元也曰宋元之際其清明之間  
乎恨不能多識其人余曰子猶存乎見少耶子與  
氏云夷尹惠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

則學孔子也陸放翁云生平尙友論千古不是梁

鴻節管甯白沙亦云單學堯夫也不孤鹿江村生

平所學專注姚江趨濁貴一一則易入人總子一

子臣弟友而已學總之一身心性命而已能爲孝

子者爲臣必忠爲友必信能盡其性者身心豈有

疾惡哉廣涉博覽一無領畧而猥以學人自命甯

不爲不好紙筆者所笑耶敦本務實不求人知人

亦不知靖節五男殆庶幾焉子其勉之哉躬耕以

佐兄若弟之讀且自己亦不廢讀此便是實際學

問也丁未八十四翁手書於兼山草堂